

美国文化丛书



MADE IN THE USA

美国企业的
进取和创新精神

美国造

托马斯·迪巴科著 戴彬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美国企业的进取和创新精神

美国造

托马斯·迪巴科著 戴 彬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封面设计：庄 凌

MADE IN THE U.S.A. Copyright © 1987
by Thomas V. DiBacco.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information addres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0 East 53rd Street, New York, N.Y. 10022.
Chinese Edition translated &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美国文化丛书

美 国 造

MEIGUO ZAO

美国企业的进取和创新精神

戴 彬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 京 双 桥 印 刷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0.125印张 193,000字

1989年 5月第1版 1989年 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平)4.60 (精) 17.70元

ISBN 7-108-00283-3/F·8

序言：全面了解美国企业

现代美国人常常是从政治角度了解本国历史的：开国元勋的时代、美国民主制度的兴起、内战和重建的斗争、现代美国的出现。在这张历史纪事表中，企业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被忽略的，虽然经济活动不同于在历届软弱的总统和国会管治下的政治活动，但对于美国的发展与稳定，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诚然，到十九世纪末叶，企业总算引起历史学家们的注意了，但是他们主要是注意企业的消极方面，诸如“靠不择手段而致富的大亨”的时代之类。基于同样的原因，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企业对促成三十年代大萧条来临、军事—工业综合体的形成、美国帝国主义的发展以及最近此类不幸事件所造成的影响。

这种对企业的片面解释的可悲之处，在于把商人过去所作的贡献连同他们的尸骨一起埋没了。美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成就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从最早的时期起，企业的理论和实践就是昭然于世的，但是常常被占据舞台中心位置的知识界和政界的问题掩盖了。另一方面，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远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遇到巨大的挑战。首先，挑战来自蛮荒的环境，其次是宗教的价

值观念体系，这种价值观念体系竭力对财富的积累施加很大的限制。到十八世纪中叶，所遇到的挑战是：究竟是接受英国重商主义所阐述的那种稳定而缓慢地发展的经济状况呢，还是另辟一条作为一个新国家要走的独立的、也许是充满危险的经济道路。

十九世纪开始，各样的挑战成倍增加，新的疆土的扩展，大量移民的抵达，特别是美国民主制度的扩张。民主表现在政治上，意味着实际上人人都能投票和担任公职；表现在企业方面，民主意味着从事企业的人实在太多，包括一些能干和不能干的人，因而，在繁荣的年代和高速发展的时候，人们喜欢得心醉神迷，而面临经济急剧崩溃和漫长的恢复期，人们又痛苦得悲怆难熬。使这种狂乱的局面转为稳定是一种挑战，但这种挑战并不是由采取放任的经济方针的政府来应付的，而是由像安德鲁·卡内基、约翰·D·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这样一些企业家来对付的。到了二十世纪，政府真的出来干预经济的时候，企业家们遇到的挑战是，既要确保政府在几次新的困境（包括参加几次大的战争）中所制订的规章制度得到执行，又要使美国的经济继续增长。

本书所叙述的内容，大部分是正面的，因为美国人是从他们所身处的时代的角度，正面地看待美国企业。美国人渐渐依靠企业体制来解决经济问题，甚至通常被认为是公共工程项目的第一批道路和运河，也是那些因创业才能而受到赞誉的人们努力工作的产物。汇聚到美国来访问的

外国客人，总是要一睹反映美国技术水平的代表作，连惯常十分审慎的英国观察家，也不得不偶尔为“以往那些殖民地”上的企业家们的专业成就之精湛而感动。在十九世纪来到美国的三千万移民中有许多人成了农民，然而，更多人抱着在企业界追求上升和长进的愿望而进入产业劳动大军。其中有不少人成了发明家和企业家，他们制造的产品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使生活越来越好。总而言之，“美国制造”这个词表达了对美国历史的爱护。这部历史创造了一个现代的企业体制——这就是我所说的成熟的企业文明——今天它仍然具有巨大的力量和吸引力。

本书可以说是我研究美国企业史的观点的精髓，是我执教和写作这题目二十五年来结果。叙事方法着眼于让广大读者都能阅读，但是绝不损害叙事的准确性，也不忽视有意义的细节。我感谢《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华尔街日报》的主编对我这部匆匆写成的历史给予鼓励，我的作品有许多部分曾在他们的报纸上披露过。《华盛顿邮报》的《华盛顿企业》版的前企业主编威廉·H·琼斯为我开辟《企业史》专栏，使我有机会经常就此进行专门著述。这些年里，我的许多学生经常聆听我的文章初稿并给予批评，我应当特别表示感谢之忱，他们的评价总是非常坦率。

我应对本书的内容负全部责任，而这本书的完成，得到好几位人士的鼓励和帮助，特别是哈泼与罗出版公司的高级编辑哈丽雅特·鲁宾。我对我的兄弟阿奇和罗林斯学院英语教授威尔伯·多塞特对我的文章所作的指正表示特

别感谢。我非常感激我的学术方面的同道赫伯特·E·斯特林纳让我在一所企业学院任职，使我得以在那里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获得新的见解。我谨以此书奉献给结婚二十八载的妻子玛利，她是我的事业的深情的、竭尽全力支持的伴侣。

托马斯·迪巴科

一九八六年七月于马里兰州贝塞斯达

目 录

序言：全面了解美国企业	1
1.开 端	1
2.本杰明·富兰克林：第一个成功的故事	18
3.威廉·伯德第二：南方的开发	30
4.美国革命	44
5.一次重大的会议	58
6.汉密尔顿方案	72
7.令人兴奋的基础设施	85
8.天才发明家	104
9.南方的困惑	123
10.企业的社会价值准则	138
11.令人不安的岁月(一八六五——一九〇〇)	155
12.洛基和安迪	168
13.西尔斯和彭尼	184
14.一位美国名人：亨利·福特	199
15.进步的妥协	217
16.更多的创造才能	235

17. 企业和政府：三十年代	255
18. 第二次世界大战	270
19. 神话般的五十年代	286
20. 当前微妙的问题：跨国公司	303

1. 开 端

这是一个刺骨寒冷的日子——冷得使海里溅到船上乘客衣服上的浪花都冻了。但是比起他们离开欧洲以后所遇到的问题来说，这就微不足道了。比如说，他们的船原是一艘运酒的船，没有经过好好的改装就用来载客。除了水手之外又载了一百零二人，船就显得太小了，彼此几乎毫无共同点的人也就不得不混杂在一起。大多数乘客一心一意想在新世界挣钱，而被称为“圣哲”的人是乘客中的少数，他们希望建立一处不受政治团体专横行动所干扰的宗教社会。在漫长的航行中，当这些圣哲们唱圣歌时，别的乘客就发出阵阵嘘声。这不同的两类人不仅目睹了揶揄嘲笑和诸如此类的不得体的行为，而且还见到有人自杀。可以肯定，许多人曾在船上签订一项在他们的新国家里建立一个新型政府的协议，但也为这件事争吵过，特别是为选举他们的首任总督约翰·卡弗。而当一批批的人走上岸时，衣服上挂着的海水花结成的冰碴，使人想起他们旅途的难熬，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意识到更恶劣的环境还在后头。然而企业文明的开端就是这样的。它的领袖人物是威廉·布拉德福德和约翰·温思罗普。布拉德福德接替卡弗担任被

称为最初清教徒殖民地的总督，温思罗普则是建于附近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总督。这两个人和他们所处的环境都有鲜明的宗教色彩，乍看起来似乎不可能成为以后在这里上演的美国资本主义话剧的人物和场景。

一六二〇年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在新英格兰建立的第一个殖民地，的确发展了企业文明，尽管这不是马上呈现的事情。第一个冬天是在洞穴和简陋的木棚里度过的，虽然大西洋的水里有大量的鳕鱼，饥饿却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几乎没有同这个地区的印第安人打交道的准备。他们都是硬汉，在第二年春天，约翰·卡弗过早地死去之后，他们希望选举出一位能创造美国最早的企业文明的总督。威廉·布拉德福德担任普利茅斯的首席行政长官三十三年，然而他并没有引起历史的注意，部分原因是他办事不张扬，同美国早期的多数政治人物简直不能相比。布拉德福德一五九〇年生于约克郡的奥斯特菲尔德，就任普利茅斯总督的时候只有三十一岁。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表现出桀骜不驯，他不去家里人常去的教堂而却信奉分离主义教派。虽然布拉德福德绝对相信他选择正确，但是他的行动却使他的家人极为惊恐。“要是我以亵渎宗教的不轨行为危及我的生涯、荡尽年华的话，你们劝告我的话是非常及时的，”他在十多岁的时候给亲人的信中写道，“但是你们要知道，我一向要求自己勤奋不懈和深思熟虑，不仅切望自己不断长进，而且以同你们相处为快事；违背这些要求，就如同大难降临于我。但是恪遵良知和循

着上帝的训谕中所昭示而行事，却是不惜一切、甚至连生命也在所不惜而要做到事情……。”

当英国政府开始迫害持不同宗教观念的教徒的时候，布拉德福德同其他分离主义者一起，冒着艰险于一六〇八年到了荷兰。为什么要到荷兰呢？因为布拉德福德和他的伙伴总想把他们的宗教信仰和起码的物质方面的目标结合起来。荷兰当时是欧洲的布业中心，掌握了必要技艺的人都能在那里挣到许多钱。虽然布拉德福德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得到一笔家庭的遗产，他却不满足于依赖这笔钱财。他在荷兰学到许多丝织业的知识，甚至还成了一名粗布的织手。他赚了钱而且懂得再拿这些钱去投资。他也认识到，一名手艺人要有成就，就需要受教育。因此，他学会了讲荷兰语、法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莱顿是一个拥有很好的大学和“一批学者”的荷兰城市，对布拉德福德特别有吸引力。但是，布拉德福德和其他的分离主义者认识到，荷兰繁华的商业社会的生活过于俗气，例如人们在星期日常常以无节制的饮啤酒和谈笑作乐来打发日子。这一代分离主义者能够保持自己的宗教热情，但他们却为儿女们操心。布拉德福德写道，“但是更叫人伤心和最使人不安的是，他们的许多子女，在这种环境和该国年轻人的放荡不羁行为影响下，加上这里形形色色的引诱，终于被坏的榜样拖下了水，走上放纵和危险的道路，摆脱对他们的一切管束，甚至脱离他们的父母亲。”这种前途当然是极其可怕的，但是对那五百个人以及荷兰的分离主义者来说，还有更糟糕

的事情：“贫困是铁面无情的。”因而，那时候物质主义压倒
了宗教的纯洁，只有大约四十个分离主义者决定同布拉德
福德一道去美洲建立他们自己的社会。

然而，分离主义者并没有足够的财力足以负担去美洲
冒险的全部费用。一位伦敦商人支持这项事业，他相信移
民会在弗吉尼亚公司一六〇七年的赠地北面建立一块殖民
地。布拉德福德日记里只记载了这段历史中这个团体的宗
教活动，在他当了好多年总督之后，才被视为一个健全
的企业社会的缔造者，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历史学家醉心于描
述普利茅斯开拓年代的种种动人事迹，因而忽视了当时的
现实生活。在美国，每个小学生都非常熟悉“五月花号”、
“五月花号协约”以及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在一六二〇年的
艰难时期；也许还知道，这些人定居很久以后，依然被人
称为“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但是，当一六二一年秋天举
行第一个感恩节的时候，普利茅斯似乎已经是一个安定的
殖民地了，其实历史学家和小学生都对殖民地的情况不
很清楚，并不知道当时还算不上是安定的。一六二一年之
后，普利茅斯的日常经历表明，这些史实同二十世纪的企业
史一样，虽然并不怎么引人注目，但其每一历程却同美国
后来与大英帝国的政治争执同样重要。

首先，布拉德福德采用了资本主义原则。那位支持最初
的清教徒殖民者的伦敦商人要求一切经济活动，都从属于
公社式的生活，这意味着妻子们把全部的洗衣工作都担负
起来，而不是只替她们自己的丈夫洗衣服。由于没有个人

报酬，一些经济上的发明和变革发展非常缓慢。这种强调集体性的社会，要是由别人来领导的话，也许会继续维持下去，但是布拉德福德觉得这令人无法忍受。因此在一六二七年，殖民者废除了他们同伦敦支持者之间的协议，并作出安排，分期偿付拖欠该商人的债务，之后，这些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都成为了私人创业者。直到一六四三年他们才还清全部欠款(利率高达45%)，而普利茅斯这时候的经济方针方面完全独立自主，丝毫不受外界任何人的干预，更重要的是，在布拉德福德管理下，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努力从事能使他们致富的经济活动。他们也经营了农业，但这主要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急需。新英格兰这个地区岩石较多，丘陵、山岗、湖泊与河流交织，要是有大片大片肥沃的河谷地带，就可维持一个自给有余的农业社会，然而那样的河谷地带很少。虽然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在一六二〇年与一六二一年之交的第一个冬天只捕到一条鱼——还发现另一条鱼被冲到岸边——但他们还是开始操起这个行业来了，这个行业使得新英格兰人在好几个世代里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他们开始经营毛皮买卖，北至缅因，南至长岛，他们在这些地段建立了贩运点。布拉德福德本人也建立起毛皮贸易公司，这家公司在一段时间成了很大的企业，在六年时间里贩运了价值大约一万英镑的海狸皮。

宗教活动无疑使这些企业活动蒙上了一层阴影，因为宗教活动比较难以有所建树。那时候，捕鱼和取兽皮要比

抓罪犯容易得多。在这时候，不道德的行为比艰难时期更容易使人不和，而人们在艰难的时期总是团结一起。在一六四二年，这些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做出种种放纵的行为，至使布拉德福德怨言啧啧，认为当时已出现了一个犯罪的浪潮，酗酒、通奸、渎神和鸡奸这些事几乎人人都沾些边。“当时能够看到和考虑到这些现象是了不起的事，”布拉德福德又说，“无奈这些邪恶在这里还是滋长和扩散，在这片土地上同类现象虽不断被证实，深入关注，甚至只要一经揭发就受到严厉惩罚……。”在这以前的一六二七年，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曾经在邻近的殖民地干出种种荒淫的犯罪行为，那里是由托马斯·莫顿所领导的，他也从事毛皮贸易。实际上，商业竞争并不是在这片殖民地上你争我夺的充分理由——莫顿后来树立了一根高大的五月柱，上面刻着一首撩人心弦的关于印第安少女的诗：

穿着海狸皮衣服的姑娘们离开了，

黑夜和白天都欢迎你们到我们中间来……

饮吧，纵情欢乐吧，纵情欢乐吧，纵情欢乐的男
伴们；

让你们都在婚姻之神的祝福声中享受欢乐。

不用说，莫顿的殖民地不久就成为历史了。

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不仅在新世界缔造了一块小小而巩固的资本主义基地，还表明了从事快速的经济活动的商人必然带来的矛盾。一方面，他们力图避免使生活过得过分讲究；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是节俭到像大家所想像的那

样。他们购置英国货物，像有花边的头巾、手帕、有坐垫的椅子和一些最时髦的衣物。例如，布拉德福德穿的衣服就常常是色彩鲜艳，别的清教徒殖民者也穿着入时，有的酷爱紫色，有的喜穿翠绿。

普利茅斯的基本难题是这个地方太小，而且与外界隔绝。它总是目光内向，注意本地区道德高尚和犯罪的人的事情。这块地方独立存在七十多年之后，被并入比它大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内，看起来，当初这里所进行的这个国家的首次资本主义实验，仅仅是历史的一个注脚，可是实际上不然，因为马萨诸塞湾是普利茅斯样板的放大，它表明，受宗教信条洗礼的资本主义依然是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将在美国留存下来。

像普利茅斯一样，人们对马萨诸塞湾这个殖民地所进行的主要不是针对经济，而是孜孜于咬文嚼字。甚至连清教徒这个词，似乎也成了美国企业资本主义天地的对立语，而这个词在初期马萨诸塞居民中，原是用来描述特定的、持不同意见的教徒。应当指出，穷人在宗教问题上并没有自己作主的权利，而事实上，在包括美国在内的新教国家里，宗教的振兴是出现在盛世而不是衰落年代。就像最初的清教徒殖民者一样，清教徒迁移到美洲的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徒们所经历的失落感，而不是因为时世艰难，他们的奢侈和所产生的失落感，促使他们要在世界上寻找更广阔的天地。

约翰·温思罗普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他像威

廉·布拉德福德一样，在这块殖民地的早期历史上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出身于一个殷实家庭，这个家庭会给他一大笔遗产，他会学法律，以后还会成为律师和治安法官，然后晋升到伦敦司法界的高级职位，但他对此感到极其厌倦。他一生中最能使他激动的事情是他的宗教信仰，这种信仰同当时流行的英国国教的概念有很少共同之处。清教教义强调人要追求完美，尽管这在世上是从来不可能达到，它强调在人类的经济和宗教生活方面，不断从事活动，懒惰这种在英国富人中间的流行祸害被认为是一种罪过。清教教义规定要从事受人尊敬的、有成效的经济活动，而且告诫人们不要太过沉湎于享受他的成果。它还试图为沉湎于享乐和懒散环境的人作出示范，告诉他们，善良的人确实是可以成功的。马萨诸塞会成为一个崇高的地方。温思罗普说：“所有的人都注视着我们，因此，如果我们在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上以虚伪的态度对待上帝，从而使上帝放弃现在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就将成为流传在世界上的话柄和笑料，我们就将为敌人留下借口，让他们得以说上帝和所有先知的坏话了。”

可以料想，清教徒没有掌握怎样才能建立起没有犯罪的社会的妙法，虽然他们在一六三〇年四月离开英国前往新世界的时候满怀着崇高的希望。他们最初的殖民地并非跟普利茅斯的殖民地有所不同：几百个人过了好几个月无隔宿之粮的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使他们首先只想到如何挣扎求存而根本不会去想他们会犯这样那样的罪过。但是到